

譯

文
書

福

樓
全
集

情
感
藏
書
章
蘇
工
業
學
院
圖
書
館

李健吾譯

教
育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

福樓拜像

法國 André Dunoyer de Segonzac 作插圖

譯者序

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，福樓拜完成了情感教育 (*L'Education Sentimentale*) 的五年的持續工作，就在七月十八日，死去他的最好的朋友詩人布耶 (*Louis Bouilhet*)。然而傷痛還在心裏，緊接着十月十三日死去批評的權威聖佩甫 (*Sainte-Beuve*)。眼看十一月十七日，這部期待甚久的現代生活的巨著就要在書肆應世。福氏寫信給朋友道：

「又是一個去了！這隊小人馬越來越少了！麥杜絲 *Méduse* 木筏的難得逃出性命的幾個人也不見了！」

「如今和誰去談文學？他真愛文學——雖說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，他的棄世讓我深深地難過。凡在法蘭西執筆爲文的人們，都由他感到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。」

在文壇得到一位相知，像聖佩甫那樣深澈、明淨、淵博而又公正，有分量，所以輕易也就不許人，不是人人可以遭逢的際遇。他曾經把最高的評價許給包法利夫人和薩朗寶。對前者，他唯一的指摘是『沒有一個人物代表善良』。他舉了一個他熟識的外省婦女，證明『外省和田野生活之中有的是這類好人，爲什麼不把她們寫給大家看？這激發，這安慰，人類的形象因之而更完整。』對於後者，他嫌牠的背景太遠了，雖說『尊重藝術家的志願，他的一時的喜好』。他要求作者『回到生活，回到人人可以目擊的範疇，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迫切需要，那真正能夠感動或者引誘時代的製作。』所以臨到一八六四年，開始從事於情感教育的寫作，福氏牢牢記住前輩的指示或者熱望，回到他們共有的相關的時代，同時從自己的經驗另外發掘一個善良婦女做爲參證。情感教育是作者虛衷接受批評的出品。

但是聖佩甫偏巧早死了一步，所以福氏寫信給他的外甥女傷心道：

『我寫情感教育，一部分是爲了聖佩甫。他却一行沒有讀到就死了！布耶沒有聽到我唸最後兩章。這就是我們的計劃！一八六九年對於我真夠殘忍了！』

那位善良婦女應當就是情感教育裏的阿爾魯夫人。她代表法國中產階級大多數婦女，也象徵我們三從四德的荆釵布裙。她識字，她也讀書，不會受過高等教育；她的品德是生成的，本能的，所以深厚；她有鄉婦的健康，慍懣，和鄉婦的安天樂命，任勞任怨。一個小家碧玉，然而不是良家婦女。沒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情緒，也沒有那種不識世故的非常的變動，她是一個賢內助，一個良妻賢母，而她的丈夫却是一個粗俗淺妄又極不可信賴的畫商市儈阿爾魯，她會忍受風雨的摧殘，惡運的變易，和子女靜靜地相守，還要分心來慰藉男子的負疚的暴戾之氣。她是中產階級的理想，中產階級婦德的化身。

她在最後接受了一個情人，只是一個，因為她的丈夫的顛預傷害她的信心，她的尊嚴，因為她的年輕的情人是那樣執著，那樣懦弱，那樣經久不凋，然而生性忠實，在不可能獲致物質與精神一致的時候，愛情可以析而為二，死生如一，平靜，沒有危險性，不感到矛盾，因而也就異常強韌永恆。她可以原諒丈夫有情婦，不原諒他毀壞子女的前途，她可以原諒情人有情婦，因為他們誰也不會屬於誰。男女之愛在這裏具有更多的母愛，姊弟之愛和忠誠的友誼；只有靈魂在活動，物質的貪婪不息而自息，肉慾的衝動不止而自止，心在這裏永久是潔淨的。

福氏用不着到遠地方尋找這樣一位善良婦女，如聖佩甫在一封給他的信裏所形容和包法利夫人『同樣真實的人物，而情懷却溫柔，純潔，深沉，蘊藉。』老早，老早就有一位阿爾魯夫人秘密護封在他的感情和生活之中。她的夫姓是施萊新格 (Maurice Schlesinger)，父姓是福荷 (Foucault)，名字叫做愛麗薩 (Elixa)。施萊新格是一個德國人，在巴黎開了一家商店，專做音樂繪畫以及其他藝術上的交易，爲人正如小說裏的阿爾魯，可能比阿爾魯還要惡劣，曾經盜印羅西尼 (Rossini) 的聖母痛苦曲 (Stabat Mater)，福氏在上卷第五章爲了點明時代（一八四二年一月），順手拾來做爲一個標記。福氏和他們相識，是在一八三六年八月，不過十五歲，隨着父母在海濱的土鎮 (Trouville) 消夏。土鎮在當時是一個『荒涼的海濱，潮退下去，你看見一片廣大的海灘，銀灰的沙子，濕濕的和浪水一樣，迎着太陽燦耀。左面有些山石，貼着一層水草，全變黑了，海水懶懶地打着；往遠看，在熾熱的日光之下，是蔚藍的海洋，沈沈地吼號，好像一個巨靈哭泣。』他在這裏遇見那所謂的施萊新格夫人，所謂，因爲如瞿辣·喀義 (Gerard-Gailly) 所考據，她的真正的合法的丈夫另有一個，不出面，也不抗辯，沒有人清楚是爲了什麼不得已的苦衷。直到這位姓虞代 (Tudée) 的神祕的緘默的丈夫在一八三九年死後，施萊新格夫婦才算有了正式的

名分。

但是昧於一切，福氏陷入初戀的痛苦。他發狂地愛着這位諱莫如深的少婦。她最先走進他的情感，也最後離開他的記憶。這是純潔的。

「我曾經愛過一個女人，從十四歲到二十歲，沒有同她講起，沒有碰她一碰；差不多之後有三年，我沒有覺得我是男子。」

這是命：二十年以後，施萊新格在巴黎站不住腳，去了故國，福氏在信裏告訴施氏：

「命裏注定，你和我的童年的最好的回憶連在一起。」

然而這是神聖的：

「我如今依然是怯怯的，如同一個少年，能夠把奄了的花藏在抽屜裏面。我曾經

在年輕時候異常地愛過，沒有回應地愛過，深深地，靜靜地。夜晚消磨於望月亮，計劃誘拐和旅行意大利，爲她夢想光榮，身體與靈魂的折磨，因肩膀的氣味而抽搐，於一瞥之下而忽然蒼白，我全經過，仔仔細細經過。我們每人心裏有一間禁室，我把牠密密封起，但是沒有加以毀壞。」

這間禁室他終於換了一個藝術的方式啓封，那就是他的情感教育。他從他的切身經驗尋求真實，並不違背他對於藝術作品的一貫的無我的主張。他拿自己做材料，然而在小說裏面，並無一行字句出賣他的隱私。如若不是因爲他的造詣卓越，如若不是由於後人苦心鑽研，我們止於表現本身的欣賞，這些加深瞭解的索引也許永遠湮沒。這裏是「一個青年的故事」，這個青年並不等於作者，但是含有若干成分，即使清醒如福氏，往往不一定就能夠澈頭澈尾加以分析。

毛漏的情感教育在本質上即是福氏的情感教育。但是毛漏不就是福氏。這是一個天性不純，稟賦不厚，然而一往情深的習見的青年，良弱，缺少毅力。他追求理想，甚至於理想的

憧憬，同時他可以縱情淫慾，這裏是種種由反動而生的交錯爲用的心理，正如福氏所謂的『若干力』。

『你不見她們全愛阿道尼斯（Adonis）嗎？這是她們要求的永久的丈夫。寡慾也罷，多慾也罷，她們夢想愛情，偉大的愛情；要想醫好她們（至少暫時地），不是一個觀念就可以見效，而必須是一種事實，一個男子，一個嬰兒，一個愛人。你也許以爲我太刻薄。然而人性不是我創造下來的。我深信最猛烈的物慾是由理想主義的飛躍於不知不覺之中組成，而最齷齪的肉的淫亂是由於一心指望不可能，仰望神貴的歡悅而產生。再說，我不懂（也沒有人懂）這兩個名詞的意義：靈魂與肉體，一個在這裏完結，另一個在這裏開始。我們感到若干力，如此而已。』

相爲因果，互爲消長，精神與物質並非兩種絕然不同的形體。所有福氏創造的男女主角，包法利夫人，薩朗寶，從這種心理的角度去看，環境各別，過程相同。毛漏屬於同型。阿爾魯夫人的指尖輕輕拂了他一下，毛漏立即盼望和他的妓女晤對，然而在一起了，心有所動，他

馬上想起他的偉大的愛情。屬於常人，無論男女，活在『若干力』的迸擊之上，終爲火花銷鑠。福氏的朋友杜剛 (Ducamp) 有一部小說叫做力的浪費 (Forces Perdues) 同樣可以移來做爲情感教育的標題。毛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，理性和獸性只是他的存在的真實的兩種應用。不是一個苦修僧精神全然向上，也不是執綳子弟的純物質的沈溺。這裏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青年愛上一個中產階級的婦人；缺乏毅力衝出社會的囚籠，更其缺乏毅力跳出自己的溫情。他們接受人世的命運，念念不忘各自在人間應盡的職分。中產階級的品德是自私，愛也是自私。

福氏是一位理想主義者，所有大作家難得一個例外不是，然而深深打入他的時代和階層，却又百分之百地現實，臨到具體攝取形象，綜合（不是象徵，那可憐的沒有血肉的稻草人）是他的穎特的成就。典型就是這樣產生的，這樣活在世紀之中而不朽的。攪穆萊曼 (Hamlet)，哈爾貢 (Harpagon)，白特 (Bette)，奧布勞冒夫 (Obolomov) …… 都有各自的作者，然而含有更多的人性。

瞭解毛漏這樣的青年，等於瞭解中產階級。自私，然而却不就是自利。毛漏一向慷慨，一向熱衷。許多人慷慨而又熱衷，具有經驗以及從經驗體會出來的處世哲理，並非毫無區別。

地兼善。毛漏不然。這是一塊軟麵，隨心所欲，由人揉搓。他沒有顯明的人格；他的人格富有彈性，像一張琴，人人可以彈出自己所需要的共鳴，然而不是毛漏自鳴。他會將別人的撥弄看做自主，天賦獨厚的音籟。不認識自己，他以為認識；他把一時的習染誤做天才的流露，因而自負甚高。他逗留在事物的表皮，永久吸入現象，永久沒沒無聞，富有流動的接受性，沒有比他易與的人，彷彿河牀的污泥，一波一波流過，依然故我，在河牀沉澱，淤積。他在急湍之中洄漩，以為是自己波動；他或許有動的意識，他當然有，而且很多，然而從來沒有形成一種意志，一種活力。他有計劃，也高自期許。他寫詩，因為他多少讀了一些浪漫詩歌；他學畫，因為阿爾魯是畫商；他想做新聞記者，因為戴樓芮耶向他借錢辦報；他想做議員，因為黨布羅斯慫恿他。『由於一種問心不過的榮譽觀念，保持着他文學的計劃。他想寫一部美學史，他和白勒南談話的結果，隨後又想把法蘭西大革命的各個時期寫成悲劇，另外製作一齣大喜劇，由於戴樓芮耶和余掃迺的影響。』東沾西染，似又所悟，未能深入，便又見異思遷。像一個票友，有票友的怯怯的驕傲，他東張張，西望望，來到人生盡頭，發見自己一無所獲，受盡情感的欺騙。然而這樣庸庸碌碌，旁觀者一樣放過花花綠綠的人生，於是和他的老朋友戴樓芮耶碰在一起，談到他們過去得意的辰光，幾乎只是一片空白。

狄德羅 (Diderot) 曾經在十八世紀創造了一個同樣落伍的人物，然而和毛漏一比，辣謀 (Rameau) 顯然還有一點火氣，他可以撕破面具，無所顧忌。毛漏只是一個中小產階級，有廉恥，有虛榮，喫着小小的利息，決不忿而有所作爲。他慙，然而他不忿，所以同是一事無成。辣謀近乎男性，陽剛，反抗，於是孤獨，毛漏近乎女性，陰柔，順受，不愁沒有朋友。一個怨恨，一個愛，而且被愛。從這一點來看，雖說沒有大觀園加以隔離，他也只是一個賈寶玉。他得不到男子的敬重，他爭到女子的眷顧；女子崇拜英雄，然而溺愛弱者。紅樓夢實際只是一部情感教育。和辣謀相近的倒是包法利夫人，挽不住狂瀾，然而追尋機會，失望，歛望，掙扎，自盡。毛漏不挽自住，失望，永久失望，但是無聲無嗅地活下去，福氏序布耶遺詩道：

『幻滅是弱者的本色，不要信任這些厭倦者，他們幾乎永遠無能爲力。』

毛漏不會尋死，正如賈寶玉，至多一走了之。死也要用力。還有悲劇比這更其沉痛的？
還有人物比這更其起膩的？

所有批評家對於情感教育的指摘和誤解，幾乎都和毛漏本人有關。桑·喬治 (Geor

ge Sand) 極力爲作者辯護，仍然以爲『錯處就在人物缺乏掙扎。他們接受事實，從來不想據爲己有。』後人如法蓋 (Emile Faguet) 便直截了當以爲情感教育起膩，由於主要人物本身無聊。布呂地耶 (Brunetière) 的攻訐更爲澈底：

「如今正相反，你想絕對現實，如左拉先生所謂：『你投到生存的庸俗的行列。』——爲了你的報章英雄，爲了你的傳記熱狂的殉難者，你選了一個人物，我承認，『在日常生活的簡單中，』我們一打一打地遇見，沒有職業，沒有地位，尤其是缺乏個性；你選了這樣一個人物以後，即令你精於觀看與呈現，觀察與描繪，掘發事物與運用語言：你令人起膩。一切持續不斷的東西令人起膩。我用唯一光榮的例子來證明，只要唸過福樓拜先生的情感教育的人們全都回憶一下就成了。你也許問，何以這種枝節的持續令人疲倦，何以不得不有這種選擇的必要？回答在如今並不難：因爲在人生之中，理應如是的事物實際並不如是。我們需要一點理想。」

這種傳統的看法，把小說當做傳奇，把主人公當做英雄，雖說在民間一直流行，畢竟過於陳

腐。現代小說所含的本質幾乎千百倍於情感教育的平凡，情感教育只是一個重要的開端。什麼是現代小說的特徵？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我們不妨借用布呂地耶的詮釋：

「是人生，共同的人生，附麗於環境的人生的表現；「未經選擇」的人生，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，又不爲任何學派的成見所限制；嵌在牠的現實框架之中的人生，被觀察，被研究，被表現於你可以叫做人生的無限瑣細之中，猶如有時顛覆人生的重大危機之中；永久如一的人生，然而永遠被自身的發展的唯一無二的效果所修正，就外表看來，而且將長時間是，小說的獨有的特殊的目標。」⁽²⁾

假如布氏無以調和他的觀察和觀點，福氏在寫作期間未嘗沒有體驗到其間的矛盾：

「這是一本關於愛情，關於熱情的書；一種可以生存於今日的熱情，這就是說，消極的熱情。我所想像的主旨，我自信是十分真實，唯其如此，不大解悶也難說。有點兒缺乏事變和戲劇性；而且時間過長，動作未免鬆懈。總之，我很不放心。」⁽²⁾

在另一個時間，福氏說起他的苦悶，並不因而改變他對於近代生活的認識：

「這樣的人物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嗎？偉大的效果需要簡單的事物，明顯的熱情。然而在近代的世界，那裏我也看不見簡單。」

他寫了一個尋常人，一個複雜人，一個活在繁複緊張的大時代的無名小卒。毛漏不是英雄。福氏也不是在寫傳奇。他似乎已經預感情感教育不易於被同代人士所接受，然而藝術良心不許他作偽，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如若他必須忠實於人生，忠實於藝術，忠實於近代，忠實於自己。他爲這個大感苦惱。他往前多走了一步；他也許沒有想到這上面；然而他痛苦；然而他不認輸：

「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變穿插在一起，我很感棘手；我害怕背景吞下全書的結構，這也正是有歷史性質的作品的毛病；和小說裏的人物相比，歷史上的人